

为了爱他，她容忍着他的凌辱，甚至付出了尊严，
委曲求全的只为了能在他身旁多待一秒钟……



情
话

015

第一辑

主编·叶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商
妍

交易婚约

交易婚约

商 妍

内容简介

为了求血救母，他将自己的婚姻卖给了一名孤女，因唾弃她“趁人之危”的卑鄙手段，所以他用凛冽的言语、鄙夷的神情，一遍遍羞辱着她的身心，当他达到报复的目的，他应该感到高兴的，然为何她眼底的那抹忧伤，却刺痛了他的心？！

为了爱他，她容忍着他的凌辱，甚至付出了尊严，委曲求全的只为了能在他身旁多待一秒钟……就像扑火的飞蛾，在幻灭中寻求刹那的永恒，她知道自己傻，但——就是爱了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交易婚约/商妍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1

(花心情话系列.第1辑/叶雯主编)

ISBN 7-80171-034-7

I. 交…

II. 商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2386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套

ISBN 7-80171-034-7/I·23

定价:144.00 元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疯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一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迴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新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雯

楔 子

“纪小姐托我把这些东西还给你。”初秋的冷气房里，寒意淡淡弥漫著。

“是吗？”楚韧看着放在桌上的东西——那些曾是他和纪倩妮相恋的证明，简单而低沉的两个音节透露了疲惫与无奈。

时间沉默著，几乎要令人窒息了。

“那么，我先告辞了。”那男人礼貌地点了点头，起身离去。

楚韧仍然动也不动，一任自己沉浸在愁苦的思绪中。

是吗？他和纪倩妮真的结束了吗？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楚韧步向窗台，在黄昏的金辉中俯看熙熙攘攘的街道。

“小妹妹，把东西拿出来。”女店员尖着声音又再重复了一遍。

“不是我拿的。”韩雨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早知道就不进这家专卖日本饰品的店铺了，她真的没有偷东西，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肯相信她？

“小妹妹，你再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们就要报警了。”老板娘也在一旁威胁道。

“真的不是我。”小韩的头颅都快摇断了，却仍然无法为自己的清白作辩解。

“不是你还会有谁？”女店员继续叫嚣着，“东西少了是事实，店里只有你和杜小姐，不是你难道是杜小姐？人家杜小姐是杜氏企业的千金，要什么会有……

是吗？这就是原因了？

因为自己的身上穿的是育幼院的院服，而人家是千金小姐，所以偷儿当然是自己了。

“我真的没有偷东西。”咬着唇逼回眼泪，韩雨再一次为自己澄清事实，却觉得有些白说了，没有人会相信自己的。

“老板娘，我看叫警察好了，这个女孩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啦！”

“东西不是她拿的。”随着低沉的声音适时地响起，一位男子推门而入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女店员颇不以为然，“搞不好你们是同党的！”这年头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谁知道会不会是一场骗局？但这男人似乎太帅了一些……

“东西不是她拿的。”摘下了墨镜，楚韧不疾不徐又重复了一次。

“楚……楚韧？”女店员看傻了眼，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，“天啊！真的是楚韧！”老天，她居然亲眼看见了最崇拜的明星。

“我在工作室里看得很清楚，这位小妹妹并没有拿你们的東西。”刚才站在落地窗前，他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。本来他并不打算管这杂事的，毕竟他的身份并不适合，不经意地瞥见小女孩黯然神伤，大大的眸子蒙上了服输与宿命，他无法视而不见，不能当作没这一回事。

“我想这大概是误会，”老板娘急着打圆场，“可能是我们弄错了……”瞧见了杜家千金越显苍白的神色，似乎明白了某些事。唉！一个是名门之后，一个超级巨星……两个都得罪不起呀。

证实了东西是杜家千金拿的以后，偷东西风波终于平息。

“谢谢。”没有多说些什么，韩雨低着头打算离去。

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她只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好好哭一场，没有人能够忍受这样大的委屈。

背对着楚韧，韩雨走得有些急促。

“只要你自己看重你自己，就没有人看轻你。”

停住了脚步，女孩缓缓回头，迎上楚韧的目光。

“看重你自己，就没有人能轻易地伤害你。”

秋风吹着，女孩笑了。

是的，她记住了。

四年后——

“仁爱育幼院”里，三个女孩围着一个蛋糕，相邻盘腿而坐，除了蛋糕上的十多根小蜡烛所散发出的微弱光线，能够勉强看清楚她们的脸蛋外，四周一片漆黑。

“小雨，快点儿许愿，我快饿扁了。”丁芷芸在一旁哇哇地叫。

“小雨，别感动过头了，再不切蛋糕，芷芸的口水就会滴出来了。”冷银月用她难得亲善的口吻说道。

“嗯。”韩雨压下满腔的感动，双手交握于胸前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说吧，你许了什么愿？”一见韩雨睁开了眼睛，

芷芸就忍不住问。

“不用问也知道。”银月讪讪地看向芷芸一副白痴的神情。

“冷银月，我又没问你……”

“喂，你们两个别吵行不行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！”真是的，芷芸和银月每次一见面就必吵一次，“我的愿望是嫁给楚韧。”

“楚韧？”芷芸一脸的难以置信，“你是说那个超级巨星楚韧？”

“嗯，我要嫁给他。”

“问题是人家不可能娶你。”银月就是银月，毫不留情地向韩雨泼冷水。她抢过在韩雨手上的塑胶刀，径自切起蛋糕。

“冷银月，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！”芷芸瞄了眼韩雨，不忍心看她有点“失神”的样子。

“我说的是事实，楚韧跟她的身分太悬殊了。”银月声音冷冷的，似乎也有那么点不高兴。她不要韩雨一直迷恋一个根本不属于她们生活圈的人，那——不值得，她不要她越陷越深，她不要看见她难过。

“芷芸，银月说的没有错，”韩雨努力地挤出笑容，“你们不要担心，我只是随便说说的，别吵了，我们吃

蛋糕吧，芷芸不是说饿了吗？”

“难过就难过，陪不用对我们装笑脸。”银月看着“表里不一”的韩雨，心中满是不舍。

“随便说说”？才怪，她又不是今天才认识韩雨的。

“没有哇，有你们两个这么好的朋友，我高兴都来不及了。”尽管心里因为清楚的事实而苦苦的，但她不想因为这样就破坏气氛。

芷芸和银月对看了一眼，彼此都有默契地不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
今天，是韩雨十六岁的生日。

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着——

银月说的很对，我和他真的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他根本不认识我呢！或许他早已忘了那天所发生的事了。

将来，他会有妻子，有家庭，一辈子都不会和自己有关系的。

我也一直在告诉自己要理性一点，但……好难。

四年前的那一天，我便将自己的心沦陷了！

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就是这个样子。纵使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会是那幸运的灰姑娘，早就清楚那放下整颗心后属于自己的悲剧，我……依然无法说服自己不

爱他呀……

爱他，已经变成我活下去的动力了，如果有一天不再爱他了，我还会是自己吗？

1995.4.12

这一夜，韩雨听着楚韧的歌，无法入睡。

第一章

一九九七年，韩雨十八岁。

暮秋了。

在每年的这个时候，都是应届大一人最兴奋的时刻了。没有了升学的压力，继之而来是学长姊的疼爱和人生最耀眼的青春，更可以全心全意地恋他个纯纯的爱。

但——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。

刚上完了今天最后一节课，韩雨匆匆地把书塞进了背包，起身离去。接下来是连续假期，她答应孙院长要回育幼院帮忙。

“韩雨，明天的联谊你去不去？”同班同学在她身后猛敲了一记。

“不了，我还有事。”丢给同学一个微笑，脚步继续前进。

开学一个多月了，但她却连一次联谊活动也没参加。在系上，她都快变成独行侠了。除了上课以外，

很难看见她的身影。

这也难怪，除了连假，每个晚上她都得在补习班里打工赚取生活费——她已经成年了，不该再增加院里的负担。

凉风迎面吹来，韩雨拉紧了外套，加快了脚步期望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院里，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，那儿已经变成是她的家了，而且孙院长说这次芷芸和银月也都会回来，她巴不得能长出一对翅膀，能够尽早见到她们。

挤进了公车，个子娇小的她只能扶着椅背来稳定重心。

呵，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看报纸了，在她身旁的妇人正坐在座位上拿着晚报翻阅。

将眼光投射在报纸上，心却没由来地一紧。

偶像巨星楚韧前女友——纪倩妮重返演艺圈。

演艺版的头条新闻这样报导着。

楚韧……楚韧……

韩雨咬了咬下唇，强迫自己移开目光。极力想克制泛酸的心潮。

怎么了，不是说好要理智的吗？

怎么了，不是说好自己不可以再盲目地迷恋下去了吗？

为什么这会儿却又全变了样？竟让醋意在心中不停地扩大、扩大……

不行，这个样子，停止，停止……

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可以这么任自己沉沦下去，会万劫不复的……

想些别的——在教育历程中，无论是定程形式的学校教育，或是非定程形式的家庭教育，其教育效果都是在教与学的交感互动中产生的。

不可以想他了，想些别的——根据皮亚杰研究儿童认知思维的经验，可以借此向教师们提供三点建议，其一……

却——思绪整个溃堤，转化为泪水，一滴……一滴……

由车窗看出去的景物，渐渐模糊。

楚韧在接到经纪人王伟凡的通知后，放下一切的拍摄工作从片场赶到医院。

“现在情况怎么样？”楚韧声音中透露出太多的焦

急与疲惫。

“进去两个多小时了。”站在急诊室的门外，王伟凡照实回答。看来楚韧是包专机回来的——以时间来算的话。真是难得那些记者怎么没有一起出现，向来楚韧是蜜，而他们是蜂的呀！

“肇事者抓到了吗？”该死！要是母亲出了什么事，他会要那个浑球吃不完兜着走。

“目前还没有。”

“该死！”楚韧一拳打向墙壁。

今天早上在影片“烈火”进入第四个场景的时候，接到伟凡的紧急电话，说是母亲在外出购物时被撞倒在街上，而肇事者居然驾车逃逸无踪。

楚韧——亚洲的首席影歌星，在演艺圈中纵横了多年。

他并不同其他靠外貌与背景宣传而被捧红的“偶像”一样，在这个圈子里夺得这样的成就是他努力拼来的。若不是他的坚持，早在被经纪公司“冷冻”的时候，就回家自己吃自己了。若不是他的不服输，早在被受排挤和流言四窜的时候就怨天尤人而放弃了。

今天楚韧这个名字在演艺界所拥有的影响力，及让人倾羡的做人财富，是他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——

一百多部电影，近三十张的唱片——这张成绩单，无人能出其右。

楚韧年届三十二，当初率性而充满热诚的小伙子，在经过多年演艺界黑暗残酷的洗礼后，今天他展现出来的是理性与成熟，却——不再热情。

急诊室的门被打开，走出一位绿袍医生。

“这里有没有伤患的家属？”医生脸色不怎么好看。

“我是。”即使再累，楚韧仍然可以把疲惫丢在一旁，提起全部精神。

“伤患在手术过程中一直失血，现在需要 Rh 阴性的血，我必须要知道直系亲属中有没有也是同血型的，以便进行输血。”

“如果没有呢？”母亲只有他一个亲人，而他的血型是 O 型，也不是属于 Rh 阴性——在他拍戏受伤 N 次后，他自己的血型他再清楚不过。

该死！他居然忘记母亲特别的血型而注意要她定期“存血”。

“现在需要以最短的时间找到与你母亲同血型的人，时间拖得越长，对你母亲越不利。”

楚韧开着车急驰在高速公路上，车速令人咋舌。